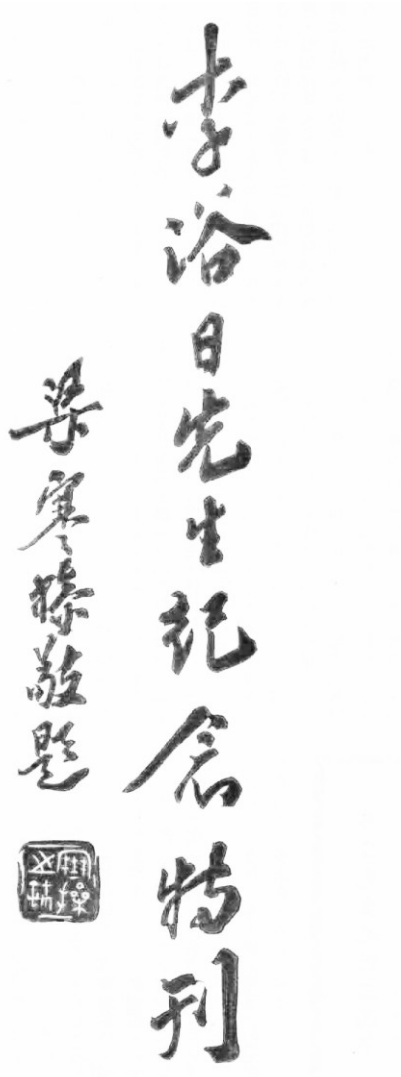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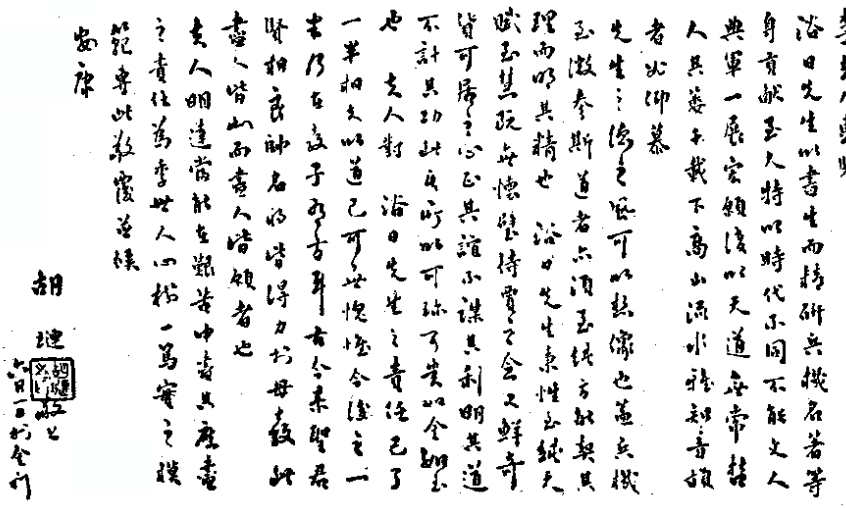

李浴日先生紀念特刊
梁寒操題

胡將軍悼浴日函

胡　璉

（前金門防衛司令部司令官）

《李浴日先生逝世三周年紀念特刊》世界兵學社 1958 年



浴日先生逝世三週年

趙家驤

（前金門防衛司令部副司令官）

《李浴日先生逝世三周年紀念特刊》世界兵學社 1958 年

新編孫子最傾心，註比十家理更精；

早識退軍能制虜，何期渡海便騎鯨。

揭暄無命雄文在，克氏有妻大系成；

戰鬪三年終復活，仁師義旅振天聲。

（註：趙家驤將軍於是年 8 月 23 日金門炮戰中為國捐軀。）

兵學永在、浴日永在

胡耐安

（黨政學者）

《李浴日先生逝世三周年紀念特刊》世界兵學社 1958 年

這是一位史學家對一位兵學家的評價：「他寧可踽踽獨行，不願趨炎附勢。」

浴日的云逝，忽忽又已三週年了！

三年前，當我聽到浴日的死耗，曾以沉痛的心情，寫了一段小文。我與浴日，既不是祇一日雅故的泛泛之交，也不是由酒食徵逐或權勢利用的所識；我倆的的確確是文字論交道義相期的朋友。那，又豈是一段小文所能盡其哀思？謹再以小文一段，於浴日的績學力行，表達我對浴日之死的哀思，為浴日逝世三週年祭。

本來，評寫一個人的「身價」，決不能就「財富」或「官位」着眼；甚且其人財富的累積越多，其人官位的掙紮越高，其人的品德，也就是其人的身價，越正恰巧是醜惡交織而成的無善足稱。老實說，寫如彼其人也者，任是如何其小的小文，也難湊合起來；固然，昧着良心用詭飾詞句寫諛墓文，或者差遣行事撰褒揚令，那該得另當別論。

我要寫的我對浴日的懷念，便是我對浴日身價的評介。

浴日是一個道道地地的書獃子，不客氣的說他是一個不折不扣「其愚不可及也」的大傻瓜；他有大可「寅緣」官位的終南捷徑，他也有「受恩」私室的逢迎良機；他却還是他那「書生本

色」的一套，說老實話，寫不悖理性的文章，不覓求俸給以外的「錢財」。關于類此的「愚行」，絕不是那干聰明人所敢做所肯做所能做的，我却親見浴日是「貨真價實絕無些仔掩飾」極其自然的做將出來。在甚多場合，我體會出浴日是「滔滔天下」的另一個世界的人；因此，也就加深我和他的友情，「臭味相投」，我倆常以「大傻瓜」彼此對稱着。不過，浴日並不是真不能「機巧」「險詐」，也並不是真不會「投取」「行使」；同時，他又何嘗不體味到「席豐履厚」較「妻啼子號」是別有況味？然而，他却能「獨醒」「獨清」的辨別其「有所為」「有所不為」，他寧可踽踽獨行以葆持「清白」，他不願趨炎附勢以「剽竊」富貴；老實說，他是一個有炎勢可事趨附的人，他却不屑「熱中」的一顧；他慣于也許是他喜于坐冷板凳。這真是傻瓜愚行嗎？此其傻，此其愚，如果和聰明人的機巧險詐衡量一下，孰難孰易？孰得孰失？浴日的「其傻其愚」，便是浴日的「難能可貴」。換一個時地，我敢說浴日是不會被人目為其傻其愚的。

就浴日來說，他所留給朋友們的，至少在我的懷念裡，他那傻瓜式的愚行，沒有為財富官位損傷素行，不肯受權勢威武折磨氣節的愚行，敢情比聰明人所慣使的那套「譁眾邀寵」的「沽名釣譽」的傑作，是經得起考驗經得起熬煉而令聰明人自慚不如的。我說他「其愚不可及」，却是英雄豪傑輩用盡聰明機智所難以幾及的。

在着重「現實」的今日，聰明人能以聰明博取生前的財富和官位的，比比皆是；並且也可以說，並不是什麼難以做到的事；祇要他肯「低估」自己的身價。但是。要想多「培養」，其實毋

寧說是「寬容」像浴日這樣傻瓜愚行的人，而且要在他死後還能找不出他生前有何悖言悖行；凡屬浴日的所交所識，試一閉目凝思，那悃愊無華的和笑面龐，那直捷了當的爽快言談；這個大傻瓜，可不真是鳳毛麟角的不可多得？可不還永恆的留在我們的懷念裡？至少，在我，浴日所交識的一個朋友是如此的。交友寧求其傻，素行難得其愚，其然豈然？浴日絕不是傻瓜，更未嘗愚行。「秦皇漢武今何在？」反而許許多多的「寒酸」，可不因「立言」而名垂不朽？浴日手輯的《中國兵學大系》，手著的《孫子兵法新研究》《孫子兵法總檢討》等，便是歷萬古而永在的立言。若然，兵學永在，浴日永在！

亡友李浴日先生的生平

劉聞祖

（軍事學者）

《李浴日先生逝世三周年紀念特刊》世界兵學社 1958 年

浴日先生「苟生於曾左諸人之時，則亦曾左也。」

我國兵學幾、忽、幽、闇，其莫測之變實遠出於西方之上，非具有超絕之稟者，即無由得窺其奧，故習之者，大抵多屬於文人；椎魯之士，絳灌之徒，絕無與焉。

自唐以後，名雖文武分途，然流風所及，深研兵學者，仍以文人為多，故一遇國家艱難之會，能挺身而出，以捍其大難者，皆此輩也。唐之前，固無論矣，唐之後，如宋之文文山、明之史閣部，乃其尤也。逮清末造，遺風未泯，紅羊之劫，仍得曾左諸人，出而支其殘局，以建中興之業，不知者，當以為俱出偶然，又豈知其實有自耶？

其後庚子改制，盡倣西方，原有武經，悉塵高閣。益以西方兵學，膚淺易明，凡具常稟者類能習之，無待於高度智慧之文人，且新制限定，非其正式兵科出身者，不得與於軍事，於是文人始不再習兵事，而中國兵學乃益晦。

能以文人而仍肯究心兵學者，五十年來，實不多覯，有之，祇有吾亡友李浴日先生一人而已。先生目擊國勢凌夷，更慨歎於中國兵學之不振，故東返以後，乃盡棄其所學，而專心致志於兵學，並用哲學之科學方法，以作新之研究，故能推陳出新，直潮

本源，所謂探驪得珠者，吾於先生乃見之；其所著《孫子兵法新研究》一書，尤能震駭一時，稱名著焉！

予初知先生於抗戰期間，是時先生為期堅定國人對抗戰之信念，並欲發揚民族固有兵學，乃以一人之力，創辦《世界兵學》月刊於大後方，以從事其鼓吹，論者謂其在當時對國家之貢獻，實不亞於在前方喋血奮戰之數百萬大軍，即此，以足覘其影響之大矣。時予因置身兵間，淅米炊矛，昕夕未暇，至其約稿，屢無以應，未幾北調，音訊復絕，惟時於風檐落月間，一想見其顏色而已，後先生於抗戰終結，在虎丘創建孫亭，而予亦正返回滬上，但咫尺雲山，仍慳一面，實未與其盛也。

直至四十年春，始以偶然機會得會先生於臺北，攀荊道故，共幸健存，予見先生之意氣，固猶昔也，其對反共必成之信心，亦與過去對抗日信心同其堅定。聞其在前一時期，正值美國對我發表其「白皮書」之際，臺灣人心之浮動，幾使政府亦感難於應付，而先生却於其時在報上公開發表其「海峽終可守」、「外援終必至」之有力斷語，事後事實果卒如先生之言，自是先生之一言一論，更為朝野所信服。

又某次予與先生共論當前局勢，予認為「建設臺灣，反攻大陸」固為當前不易之決策，但建設非短時可致，由建設而進入反攻，如時間距離過長，在反攻期前，即應另有足以鼓舞人心之表現，否則，決無法使目前之人心士氣，獲永遠之維持。而先生對此問題，似未經思索，即提出其「不斷反攻」、「不斷突擊」之答案。予初聆其言，猶以為是軍事上宣傳口號耳，繼而細加研

究，始發覺其對策之正確，非平日對此具有真知者，實不能道也。

先生在臺，初為革命實踐學院主編對外性之《實踐》什誌，繼為金門防衛部主辦《戰鬪》月刊，前者旨在振奮國人之反共意識，後者則在灌輸將士之革命戰術思想，今日軍民戰志得有如是高強者，即不盡歸功於先生，而先生之功已不可泯矣。

先生除盡瘁於鼓吹反共外，更肆力於重建中國之兵學，在南京時曾準備着手編訂其久已計劃之《中國兵學大系》，並準備在臺恢復其在重慶之「中國兵學作者聯誼會」，且曾以此二事就商於予，予以其所志甚大，且欲早促其成，故允對其主編之《戰鬪》，暫分其勞，又豈知其竟賚志以歿耶？今幸《中國兵學大系》一書，已有其夫人賴瑤芝為之完成，至其籌復「兵學作者協會」一願，則正不知要俟何日矣！

本八月之七日，即為先生逝世之三週年紀念，其夫人欲予為文以略述其生平，以予知先生深也。然先生實文人也，今我國文人既皆以知兵為諱，而先生則不但知之，且由致力焉，是則吾莫如之何也！猶憶當其歿時，有人慨惜先生，謂先生苟生於曾左諸人之時，則先生亦曾左也；予則申其說曰：「若曾左生於先生之日，則曾左未必肯為先生矣！」嗚呼！此先生之所以為先生歟！

李浴日先生與心理作戰

馬璧

（前政工幹校系主任）

《李浴日先生逝世三周年紀念特刊》世界兵學社 1958 年

「不休不眠從事心理作戰術之倡導。」

我們當前反共抗俄的革命大業，不僅是一場劇烈的軍事戰爭，而且是一場重要的心理戰爭。因為軍事戰爭，是物質力量的搏鬪，而心理戰爭，則是精神力量的搏鬪。並且精神力量是支配物質力量、運用物質力量的惟一要素。我們如果能在心理戰爭方面發揮其高度的精神力量，則軍事戰爭便可穩操勝券了。

總統　蔣公是特別重視心理作戰的。他在「政治作戰的要領」訓詞中曾說：「心理作戰演進至今，不但已成為一種專門的學問，而且亦是人人應該知道應用的常識。尤其是在今日反共革命戰爭之中，由於敵人奸匪的狡詐百出，無惡不作，故心理作戰的重要性，真是與時俱進，有增靡已。我們甚至可以認為今後反攻復國戰爭的成敗利鈍，實繫於我們今日對匪心理作戰的功效如何來決定。」從這段訓詞中，就可以體會出心理作戰在當前反共抗俄革命戰爭中使有其決定性了。

李浴日先生生前曾極力強調過心理作戰的重要。當民國三十六年的時候，李先生曾任國防部新聞局第二處副處長，我那時也在第二處擔任編譯專員，因為另一位副處長成君盛昌曾因公差去北平，我奉派在副處長辦公室暫代成君處理公文，便和李先生日夕相處。其時，李先生專負心戰研究、設計及擬訂有關心戰行動

方案之責。他不休不眠地從事心理作戰戰術之倡導，極獲當時新聞局鄧局長文儀之賞識。

當時新聞局第二處辦公室樓上曾設置心理作戰沙盤一具。沙盤中標示怎樣配合軍事作戰區擲傳單、貼標語及安排喊話位置、裝置擴音器材等。此外並設計許多傳遞宣傳的工具，如利用風箏、浮筒、孔明燈等散放有關心理作戰的文字，真是費盡了心血。我還記得有一次曾在南京市郊區舉行了大規模的心理作戰演習，那次有關心戰演習的準備和部署，都是李先生一人主持的。演習的結果很成功，鄧局長對他更是獎譽有加。

當時最遺憾的是：許多人還不重視心理作戰，認為心理作戰並無補於軍事作戰。即以當時主管心戰的第二處來說，就有不少的同事背着李先生揶揄，他們不時站在心戰沙盤四週，指着裝有宣傳品的鞭炮、風箏、浮筒，說是小孩子的玩意。並且認為幾句口號、標語對朱毛匪徒不會有什麼影響。我聽了這些話，當然很為李先生抱不平，我是最懂得心理作戰的重要的。可是我也不好為李先生辯護，並且在事實上又不能說服他們。

尤其是當時的美軍顧問們更不瞭解心戰工作的重要，他們曾極力主張把當時新聞局的第二處改為新聞發佈中心，認為軍事新聞的發佈纔是重要的，心理作戰並不重要。李先生苦心孤詣，滿腔熱忱，在顧問先生的心目中却認為是無關宏旨。李先生雖然無法向顧問先生說明，即使有所說明，也不能使他們諒解，可是他還是盡他個人的努力，對有關心戰的理論與實際，作進一步的研究。這種精神，的確是值得欽佩的。

三十六年一個初秋的黃昏，同事們大家都下班了，只有李先生還忙着在辦公桌前看匪情資料。我這天也因為要處理一件比較重要的公文，還沒有下班。我們同是一個辦公室，我當時把眼光打量李先生的面孔，發現他似乎感到煩悶。我對他說：「副座：這些日子是不是比較忙一點？可不要忙壞了身體啊！」他立刻顯出很勉強的笑容答覆我：「並不怎麼忙，不過有許多問題使我煩得很。」說着又恢復了不耐煩的神情。

「是一些什麼問題呢？可不可以告訴我！」我這樣問他。他說：「從前方得來的資料，共匪的喊話和散發的宣傳品，雖然只有短短的幾句，可是淆亂是非，顛倒黑白，對士氣的影響太大了。他們的甜言蜜語，且可以使士兵着魔，他們的血口噴人，又可以使我們氣破肚皮。那些個鬼話，真使人太傷腦筋了。我們平時沒有好好地做『心防』工作，沒有明白告訴士兵為誰而戰，為何而戰，臨到上火線，便被朱毛匪徒的『陣前喊話』搞得糊塗起來，我爲了這個問題累得納悶。」

我聽了他的話，也感到很不安。我說：「心理作戰太重要了！副座這些日子，都是爲了心戰工作操勞，今後只要我們能向這方面去努力，一定可以慢慢地補救過來。不過，我還有一點意見：我覺得心理作戰的守勢固然重要，攻勢也不可忽視。古人云：『攻心為上』，這句活是很有道理的。關於共匪怎樣禍國殃民，怎樣用甜言蜜語欺騙老百姓，實在應該使匪軍士兵明白知道，才可以瓦解他們，消滅他們。」

我說到這裏，他感到高興了。他說：「你的見解很不錯。心理作戰時應該把『心防』和『攻心』同時兼顧的。有了『心

防』，才可以『眾志成城』，才不怕共匪胡說八道進行心理上的滲透與分化的把戲。能夠『攻心』，才可以擊中共匪心理上的要害，才可以使他們分崩離析，以至於覆滅。不過這種工作的重要，瞭解的人太少了，少數人的力量是不容易收效的。」

這次的談話，是怎樣結束的，我記不清楚了。光陰過的真快，一幌便是十一年。而且李先生去世也已三年了。回憶起來，我個人實有不勝今昔之感。

我又記得在來臺之初，李先生正主編《實踐》月刊。我們見面時，我便先問李先生是不是仍打算做些對敵心理作戰的理論與實際的工作。當時李先生表示沒有比較充裕的時間和適當的機會。因為他是我國有名的兵學專家，他打算重新整理他過去所有關於兵學的著作。我想：這也是非常重要的。同時，他却勸我從心裡作戰的理論與實際方面去努力，並約我給《實踐》寫一點關於這方面的文章。我當時曾寫了《反攻大陸與政治戰》一文，強調心理作戰的重要。我個人雖然那麼吶喊，但並沒有絲毫影響。

本來，心理作戰一事，　總統很早就非常重視。他在民國二十四年六月成都行轅講「剿匪與整軍之要道」時，曾說：「大家應當特別注意的，就是所謂：『攻心為上，攻城次之。』這不僅剿匪為然，一切的戰爭都是一樣。我們必須要將敵人的心理制服，使他精神上感到劣勢，未到開戰之時，早已被我們完全壓倒，這樣，他就是怎麼多的兵，也沒有用，我們可以拿少數的部隊很容易的將他消滅。我們要攻克敵人的心，便先要增強自己的心；要壓倒敵人的精神，便先要提高自己的精神。所以強化兵心，振作

士氣，是我們一般將領用兵制勝第一要緊的本領。」從這段訓詞看，便老早指示我們攻心和心防的原則了。

最近幾年來，美國方面對心理作戰也非常重視。《美軍心理作戰教範》一書，便是他們具體的典範。該項教範曾提示：「實施心理作戰時，其用以說服敵人之宣傳內容，必有其一定之理論線索。將此理論線索歸納成為簡單的論題、論點或詞句，是為心理作戰之宣傳主題。此項主題的作用，一面在藉以瞭解心理作戰之任務，一面在賴以達成心理作戰之任務」。該書並指出一個優良的宣傳主題，必須具備：（一）適合政略戰略；（二）適合當時敵情；（三）適合敵人心理。由此即可見美軍一反過去忽視心理作戰的態度，轉而為重視心理作戰了。

可惜李先生去世太早了一點，要是他現在還健在的話，對心理作戰的工作，也許會重新鼓起勇氣來幹一番的。最近我從某軍事學校接受為時六個月的政治作戰訓練。所謂政治作戰，實以心理作戰為其最重要的工具，也就是說，心理作戰是政治作戰的中心問題。當我結業的時候，李夫人賴瑤芝女士來函索取浴日先生逝世三周年紀念文字，便寫了這篇短文，就教於李夫人，並以之紀念李先生。

寫到這裏，我不能不表示敬佩李夫人。因為李夫人在李先生去世後，不僅善撫遺孤，而且又把李先生生前的遺著，全部問世。就是李先生生前籌印未成的《中國兵學大系》，李夫人現已將它印出，真是難能可貴了。李先生在天有靈，是會含笑欣慰的。

我記憶中的李浴日先生

魏希文

（前國防部新聞局教育專員）

《李浴日先生逝世三周年紀念特刊》世界兵學社 1958 年

「一生是盡力兵學研究的人。」

李浴日兄永遠安息在天堂了，但他的為文化事業而努力的精神却永遠活在我的記憶裡。當我看到《戰鬪》月刊復刊，當我知道他的夫人賴瑤芝女士為復刊而工作的情形，令我非常感動，我想浴日兄在天堂也會含笑吧！

現當浴日兄逝世三週年之際，我想寫下一點我對他的認識。我們可以說是由於同一個興趣而結識起來的：那是抗戰勝利以後，我在南京中山東路開了一家書店，他也在我附近不遠的一條街上有一家書店，其實這都是我們自找麻煩，一則我們都不懂做生意，因之我們許多想法都非常天真；再則我們用在書店裡的時間不多，只是抱了一個理想去做，許多事務上的事情都是假手於人的，因之在經營上並不成功，好在我們並沒有想在這上面賺錢，只求其能維持就很滿足。

當然我們並沒有很順利的維持下來。但他掙扎奮鬪的精神比我好，那時他正辦着《世界兵學》雜誌，他正在計劃着一套世界兵學叢書，其中大概以《中國兵學大系》為主要。他每次見到我，就談他這些計劃。我每次到他家裡去，也總看見他忙着整理他的資料，那種苦幹的精神非常可感。

我知道他辦刊物，是他唱獨角戲的。他的太太便是他唯一的助手，大概登賬發行都是他太太一手包辦的。有一次我非常感動，那是很炎熱的一個夏天下午，湊巧在我門前遇見他，他挾着一個很厚重的皮包，滿頭是汗匆匆地同我打個招呼，說他要到幾家書店去看看。我當然明白他是送書去和結賬的。一個整日用思想去寫作的人，却還擔任了一個送書的工役所為的工作，我看見他在火傘下沉重地走去的背影，我感到一種說不出的悲愴。

後來我們談到怎樣籌建一個孫子紀念亭，他邀我做一個發起人，自然我是贊成的，我記得那本簿子上有他寫的緣起，也有不少人都簽了名，而推為籌備人的有楊昌言、柯遠芬、彭戰存、齊廉、徐森、陳縱材、高植明、方滌霞和本人等。而為這件事日夜奔走的便是李浴日兄了。

我記得開過好多次籌備會，有幾次是在晚上，因為大家白天忙着本身的工作，可是晚上在他家裡一談，往往談興大發，孫子紀念亭的事談得越多，他的困難和忙碌也就越大，而他是樂意接受這份工作的，因之他跑過好幾次蘇州。有一次是三十六年秋天，他邀我們大家一起去看看，他那胖胖的身軀，夾着一個裝滿籌建孫子紀念堂的計劃和資料的皮包，東奔西走那是一種極其誠摯的熱情支持他，也可以看出他對孫子至高的崇敬心情。以後我去各地，他仍然是忙於這件工作。在南京淪陷後，我就彼此消息斷絕。

後來，我們在臺灣見面，老友相見格外親切。他第一件告訴我的事便是蘇州孫子亭籌建的經過，他在書堆裡找出一篇他寫的〈蘇州虎丘孫子紀念亭追記〉給我看，孫子紀念亭改建孫子紀念

碑已完成。但在戰亂炮火中，浴日兄所花的心血精力和時間，尤以孫子十三篇全文石刻，由蘇州國學巨子汪東先生書就，錢榮初先生刻石，惜尚未能移建碑旁，而蘇州已棄守。（此石刻據李浴日先生文中述及已埋藏地下。）將來反攻之日，浴日兄這一遺志是應該由他的朋友來完成的。

他早年留學日本的時候，就致力於《孫子兵法》的研究，其著作有《孫子兵法新研究》、《孫子兵法總檢討》以及《克勞塞維慈戰爭論綱要》、《國父革命戰理之研究》、《兵學隨筆》、《決勝叢書》等。他一生可說是盡力兵學研究的人，他搜集了二千餘年來固有的兵書精華數十種編輯《中國兵學大系》，並擬與諸兵學作者共同註釋後出版，惜尚未完成，他便在四十四年夏病逝臺灣，這實在是我國兵學界重大的損失。

他的生活簡樸，如果在街上看見他，總是夾着一個皮包踽踽步行的。也許他用腦過度，早年就看見他兩鬢白髮，到臺灣來他的白髮似乎更多了。他顯然歡喜用思想，我發現他隨時都沉浸在一種思攷中。

現在他的夫人賴瑤芝女士繼承他的遺志，把五千餘頁的《中國兵學大系》印出來，這實在是一部現代軍人應人手一冊的大寶典。李浴日兄在天之靈當可安息了！

竹林懷故

——憶與李浴日先生夜話孫子哲學

林　夏

（哲學學者）

《李浴日先生逝世三周年紀念特刊》世界兵學社 1958 年

一位兵學界批評李浴日說：「不愧為是位孫子專家。」

約莫是在三年前的夏天，一個月白風清的晚上，我獨自在街頭躑躅了一陣，信步沿着小溪走向竹林深處——李浴日先生的家。恰巧碰見他剛從市區歸來，「知心人到話投機」，於時，我便自然而然地跟着到他家裏。「月下好乘涼」，他說；因此我們便在他闢有個小花園的院地裏，斟茗屈膝地暢談起來了！

首先，李先生找着個話題問我：「聽說你近來在研究步槍彈道，還牽引到哲學和兵學上的問題，新穎有趣。現在請你說說內容重點，最好寫成一篇專題稿子，用充我的《戰鬪》陣容！」

「啊！這原不過是我偶然的想定。我因一時發現哲學的路程碑經由形式走到辯證邏輯的階段（由靜止的個體轉變到動變的全體）時，步槍的製造也由光滑的槍膛改進到有螺旋式之來復線的槍膛了；同時也注意到過去所未注意到的反着力，而加寬了槍托底板的面積。就這兩點步槍製造劃時代的改進，很像充分說明了當時哲學思想的躍進。這屬意曲綫運動和反着力之辯證邏輯的思維，該是當年孫子還沒有考慮到的吧？」我很得意似地描述；而且還補充兩句有力的考據：「辯證邏輯體系，完成於黑格爾，來

復槍由毛瑟改造成功，他們都是同時代的德國人，可見武器也是依附於哲學思想的演進而進化的呢！」

李先生聽我說完了，他沉默了一會，很幽默地說：「孫子贏有古今中外軍事哲學大家的盛譽，如果連相當老子說的『正言若反』，『反者道之動』那種對演法的辯證邏輯還會不懂，那這也並不是孫子不夠高明，而是一般崇拜孫子學術的人太幼稚，可是我却相信孫子是不會不懂的。」

「你是涉獵《孫子》有素，那末就請你關於這點，費神指教！」我像很尷尬似地回答。

李先生接着滿臉笑容，很謙遜地細聲說：「談不上指教，我們不妨就他的兵法客觀地來分析。首先我們看〈兵勢〉篇的『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哉？』和〈軍爭篇〉的『以分合為變』。就裏所謂『奇』與『分』，還不就是指『反』？這不分明就是黑格爾那種『三級式』（正反合）的辯證思維嗎？不僅此，他在〈軍形〉篇又說：『昔之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這意思，表面上是『知己知彼』的張本，實質上，要確定在己的不可勝，和在敵的可勝，這是可以不經過正反兩面之考慮與研判而能妄下決定的嗎？所以同篇又說：『故善戰者，先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而且在〈九變〉篇還重覆地說：『故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關於這點，記得蔣總統在《組織的原理和功效》上，解說『辯證法

應用之於思維方法』一段，還是取材於孫子這點精神作例證的呢！」

李先生這段考證，本很確切，論理我不應再嚕唆了，但我偏有心為難他，索性把話題牽涉到見仁見智的學案上去發問，因此我說：「尊見固很切題，但在我聽來，總覺得你像受了孫子洗禮似的，儘量把這位古裝軍人描繪成一位摩登軍事哲學家。如此，我得請教：中國哲學在宋明時代已分朱、陸兩派、那末，孫子的哲學史屬於那一派呢？同時，近世自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倡行以來，過去的絕對論已經改觀，你總難否認孫子的思想不因此受到影響了吧？」

此刻，李先生在聚精滙神地注視我，聽我說到於裏，他很快地便接着說：「這也許是你個人主觀的想像，覺得二千多年以前的古人，一定是不合時宜了！我很冒失地請問你，你這時候是否存在推翻孫子學術的心理？為着我聽你提出朱陸之爭的課題，設想無論孫子近朱近陸，都容有方便你攻擊的餘地，而且還暗示在相對論的視角下，一切都喪失了絕對的意義，是不是呢？」

我看李先生那樣一本正經地起勁，我只好應聲「不敢。」

李先生接着又以詼諧的口吻說：「就算你是在存心和古人作對吧！可是我很擔心你，畢竟還是自找麻煩。我認為孫子的理則思維是：似朱非朱，似陸非陸。何以呢？朱晦庵講心外求理，即求理於天地萬物，故主格物於致知；陸象山講心內求理，即求理於吾心，故主致知在格物。前者相當歸納法，後者相當演繹法。就因各持門風，各是己是，因此乃有鵝湖之辯的爭執。成為中國於哲學思想上八百年來無可厚薄的公案。其實，他二人只在對中

庸『尊德性而道問學』句，於文字的訓解不同的爭執而已。實際上，這場舌戰在孫子看來，簡直是件多餘的事。為着和解的成立，很難專憑客觀或主觀單方面的見解來定論，必須滙集主客雙方的看法為之統觀，才能發現事物真理之所在。該有孔子那種『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扣其兩端而竭焉』的風格，才配以語高明。在孫子則於〈謀攻〉篇說：『知己知彼，百戰不殆。』於〈地形〉篇說：『知彼知己，勝乃不殆；知天知地，勝乃可全。』這種知彼知己的工夫，和可以拏孔子的『忠恕之道』來形容。這和西洋康德的『範疇』，若合符節。如或問以『認識的主體，如何能與彼認識的客體發生關係呢？』康德的答復是『客觀世界皆由悟性之先天的形式（即範疇）之制約而成立。為着由時空的形式所與的表象皆雜多而不統一，自有悟性乃得統一而生認識。』這和《中庸》的『致曲之道』同，與孫子求知彼己的統觀法亦無異。至於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如果你同意以『天』作時間，『地』作空間之表象，那末觀於上文的『知天知地，勝乃可全』，大概你將不會因愛氏的學術問世之後，便把孫子否定看成一位落伍者了吧？」

李先生這篇論調，本可以結束我的發問，而且我對他於哲學的造詣，也很欽佩；就因為覺得：他既飽有蘊蓄，我却正好藉此鈎箝，拋磚引玉地再作進一步登峯造極地發抒其費隱。於是我再有意地刺激他一聲說：「憑『知天知地』幾個字，便肯定孫子思想可以包括相對論，這你也未免徇情，對孫子近於諂諛了吧!」

果然，李先生經我這一激忤，便無法沉着而竟滔滔不絕地大發議論了。他說：「愛因斯坦的相對論，並沒有什麼微妙難聞的

神秘性，他只不過將世有各種事物能力等，簡化成幾個基本的東西，如空間、時間、質能和重力而已。如他於《相對論特別學說》中說：『物質實際上只是能的凝結，彼此所不同的，僅為暫時的形態。』並且說明空間和時間不能看成物種分開的東西。這在思想學術上奠立了科學的動變邏輯的基礎；所謂相對論還不就是一種比較客觀的範疇罷了。我們再看孫子於〈始計〉篇說：『經之以五事：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與『較之以計，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將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眾孰強？士卒孰練？賞罰孰明？』這和愛氏之着重於時、空、質、能與重力和比較，還有什麼兩樣？至於動變邏輯只消看孫子在〈兵勢〉篇的『故善戰者，求之於勢，不貴於人，故能擇人而任勢。』〈虛實〉篇的『出其所不趨，趨其所不意。』九地篇的『易其事，革其謀，使人無識，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慮。』及於〈兵勢〉篇：五聲之變，五色之變，五味之變，奇正相生等所發揮變化原理的致極，如果你能深致領悟其陰陽捭闔的道理，我想至少你不再把孫子看作時代的殘餘，說不定你還會覺得現代李德哈達的間接路線、約米尼的戰爭藝術，甚至俄共引為秘訣的退却戰術，都不過是孫子唾餘啊！」

李先生說到這裡，顯得有點替孫子抱不平似的光火了。在我內心，覺得他這種「擇善固執」和衛護國粹的堅毅意志，使人肅然起敬。同時也着實意識到「同君一夜話，勝讀十年書」而美不勝收了！因此我便率直坦白地道聲：「了不起！你畢竟不愧為是位孫子專家兵學泰斗！孫子經你這番闡揚簡直等於復活了！」我們談到這裡，覺得遠近萬籟無聲，知已夜深，我便起身告辭；但想不到李先生還毫無倦容很興奮地一把拖住我說：「還早呢！再

談談吧！還有孫子存全、治氣與貴因的理則在兵學上佔極重要的地位，也是很值得研究的，我還想索性和你談個痛快。」

「再談，快要天亮了！下次再來領教吧！」

我一面站了起來這樣說。

李先生不便勉強，終於帶着欣猶未已的神情送我出了大門，彼此道聲再見，便握手告別了！

過了幾天，我想起孫子的存全、治氣和貴因的功夫，覺得着實值得再去討教一番，便懷着一股新希望再到竹林深處去造訪李先生。一陣撲喙，出來開門的，不是李先生，而是李太太。帶着滿臉憂容眼腔淚濕的李太太，她一看見我，便哭啜着說：「李先生前天去世了！」「啞呀！」記得當時我只這樣大叫了一聲之後，便覺眼前什麼都看不見了！後來我怎樣回來的，此刻便怎也想不起來。祇記取當時腦海裏浮現着兩句唐詩：「寂寞江山搖落處，憐君何事到天涯！」此情此景眨眼已是三年！現在檢讀李先生的生前撰著，想見其人，曷勝依依！爰特回憶此最後一次夜談討教各節，恭錄如右，聊申仰止！又從而頌曰：「奇才秉筆春秋義，兵學遺書天地心。」